唐荊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二

程伊川先生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背
觀者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
之運卽一歲之運

日月謂一日一个亦得謂通古今只一个亦得

天地之化既是兩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
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

則齒更不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曆不能窮也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中庸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物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眞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眞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正當闢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眞元也

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于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何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

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消鑠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戴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無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

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

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上有一陽陽無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有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

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今無氣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有腐草化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身上着新衣服過數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

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樹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有別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如人形者今天下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長則氣化漸消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伍拾以前爲盛伍拾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返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兩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許多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

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耳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群聖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有餘矣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于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物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

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其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便道是好物之惡便道是惡物之好惡關我這裡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裡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裡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裡便難處學者莫若且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

大事如祭祀前冕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説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説勿字便不得也

問雜説中以赤子之心爲巳發是否曰巳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論動靜之際聞僧寺叩鐘尹焞曰説着靜便多一箇靜字説動亦然伊川頷之焞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有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

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
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
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
物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
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
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
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
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
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
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
虛無水於內則渟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
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
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
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
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
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縁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或問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若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个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自約數年自上著床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

制縛亦須寄寓在一个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貳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臟腑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

問日中所不欲之事夜多見于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拾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的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于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别人

於夢寐閒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是
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于夢所著事善夜夢見
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
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
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
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其既衰知道之不
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
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

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
便放去也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
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
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
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
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

曰養心則弗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言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四肢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肢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造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

可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兩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中庸言盡巳之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

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觧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道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于外者

且如恭敬幣之未將者也恭敬雖因威儀而後發見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之於己然後謂之德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内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合内外之道也

問人敬以直内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習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何如養得一分便得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使氣與義合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

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
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
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
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能行得
若不知只是覰了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
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
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
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
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
故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怎生
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
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
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

淺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着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便是泰然行將去也其年貳拾時觧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

之心則自然別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古人有損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此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倣效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

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强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强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强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强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裡蔽著雖强思亦不通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人思如湧泉汲之愈新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學者先要會疑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

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真得直是體會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悟則天地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物格者適道之始歟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物則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錮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

明然人全在勉强也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内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

而得之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莫貴於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之於仲尼得他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閙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敎人做更責誰做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忙迫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却做一塲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于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子說金說黃色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人皆工夫到這裡則有此應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剛極則有强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無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無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晉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中正爲貞

較事大小其究爲枉尺直尋之病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强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

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人强不得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蔽護更滿則必出皆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宗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多驚怪到這裡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强不得也更

如人大醉後益謹者只益恭便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謙卑只益謙卑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絶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强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化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强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即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已更不論才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巳之不能何如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巳不知道可恥也恥之何如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巳之不能也

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
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絪緼陰陽之感

神是極妙之語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又語及太虛先生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
得謂之虛天下無實于理者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裡論甚大與
小

嘗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
到這裡只是點頭